



嘉祥縣志卷之四

明嘉祥縣知縣公安龔仲敏纂

清嘉祥縣知縣遼左張太昇鑒定

儒學教諭蒲臺霍希賢

訓導威海呂祚蕃

邑廩膳生員董方大續纂

副榜恩貢宋延祉

增廣生員李昂麟

全閱

儒林傳



叙曰邑乘無傳儒林者有之自茲始何居蓋點之狂已見大意參之唯親稟微言偃之吏治本於文學滅明之修行徵於毀壁逮華元而下世家學而邈宗傳咸孔門的派焉豈與夫一鄉之善論其好修百里之才較其隆施一卷之師均其授受者耶傳儒林

曾蒧

古點字從孔子家語

字皙世居魯南武城郈之後也其先

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郈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郈郈世子巫奔魯去邑爲魯氏其後數傳生點從

點孔子少孔子六歲嘗侍側孔子曰言爾志曰莫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一日傷禮教不

行欲修之子曰善季武子喪大夫弔點倚其門而歌

生子參嘗使之過期不至人曰無乃畏耶點曰彼籬

畏我存夫安敢畏故與琴張牧皮並稱狂於孔門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命尚書右丞裴耀卿持節冊

封爲宿伯命所司祭奠如釋奠禮宋真宗大中祥符

二年追封萊蕪侯神宗熙寧八年詔加萊蕪侯冕服

七旒七章元豐七年詔進萊蕪侯從祀孔子廟廷明
世宗嘉靖十年釐正祀典詔萊蕪侯稱先賢魯氏配
饗啓聖公祠

魯參字子輿點子也火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
在楚點命之楚受學焉性至孝從孔子在楚心動歸
聞母母曰思爾啗指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
搯臂參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客至搯臂以
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
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

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
勿畏乎嘗芸瓜誤斬其根魯皙怒援杖擊之魯參仆
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
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
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
不在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
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爲孝乎魯子曰參
罪大矣乃造孔子謝過孔子閒居魯子侍孔子顧謂
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魯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

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三
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
王之道也魯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
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
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讓廉則下耻節此之謂
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
魯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
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
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

民可得而用矣嘗曰參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
夫子見人一言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
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
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
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
行也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
權常變之宜靡不反復窮詰焉至齊齊景公以下卿
之禮聘之辭曰吾親老不忍遠遊而為人役比親歿
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子欲養而

親不待是故推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也初吾為
 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
 也既歿之後吾嘗南遊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者
 非以為賤也悲其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
 故授以一貫之傳曾參後母遇參無恩供養不衰其
 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
 耳而不用命况大事乎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
 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
 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及寢疾
 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地童子問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
 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
 簣元曰夫子之病率矣不可以變也幸而至於且請
 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愛人也以
 德細人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所著有大學及曾
 子書十八篇書失傳畧散見戴記中云唐高宗總章
 元年贈太子少保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

嘉州府志 卷之四
宗開元八年准國子司業李元璣奏享祀詔塑像十
哲之次并爲贊二十七年追贈爲郾伯所司祭奠如
釋奠禮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武城侯冕服七旒七
和元年以封爵同先聖名改封武城侯冕服七旒七
章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郾國公配享位顏子之次金
大定十四年加冕服九旒九章元文宗至順元年加
封郾國宗聖公明世宗嘉靖十年撤塑像立木主題
曰宗聖魯子

論曰世之學聖人之道者有二曰中行曰狂狷

夫中行世所謂勿高勿卑中而行之之謂也彼
其於聖人之道廓然至中無聖無凡無人無我
無得無失無增無減無是無非無能無所畢竟
中立一切無倚以有倚故名之曰偏以無倚故
名之曰中以此行之謂之中行而已矣以中爲
行如空中鳥跡亦非有所踐履之謂也若夫狂
也者識見甚高襟懷甚大然自以爲大鵬之扶
搖而不知蜩鳩之皆鳥則高下之見未忘不中
矣狷也者執守甚固行事甚毅自以爲香蘭之

芬馥而不知荆棘之皆草則清濁之見未忘不
中矣夫中行聖人也自聖人而下未有不爲意
見累者縱超然不同於流俗猶之乎見耳見去
覺圓道來宅矣雖然世豈有不狂不狷而能中
行者哉不狂不狷鄉原也聖人所痛惡也當夫
子少時亦不能無厚望於天下故冀中行一遇
而卒不可得乃思及于狂狷夫其始求中行難
及其後求狂狷又難夫以求狂狷之難即三千
字下六七篇而曾氏一門乃得二人焉父爲

狂子爲狷音矣狂者蟬脫世塵爲風流領袖而
狷者遂得聖髓造於中行爲今古儒宗又音之
音者也曰夫子思狂次乃爲狷春風沂水之樂
蓋深取之何不能紹不傳之秘而卒以一貫語
參也曰狂者見道易證道難狷者證道易見道
難以今觀之點也狂其見超朗已入道矣而以
爲道止此耳故不求而以狂終若子輿以推魯
之資始若扞然與道不相入幸而入之而精進
不輟如猶捕鼠如蟬轉丸卒乃至于豁然透悟

爲顏子之後一人夫狂者遂止于狂而狷者不
終于狷則天資殆未可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
也吾觀曾子之學于孔子也若盲者之資于道
惟言是聽聽而過執者有之矣進而聞之退而
行之終身飲食于其間而卒以之飽若點則已
抱獨往獨來之資其所與友者皆琴張牧皮之
流也不然則桑戶原壤也此諸公者皆以一死
生小天地爲極致其于孔子之言久且以爲罕
罕焉無甚高論而不知其矣然則豈知聽

其所居言乎故點也豈知聽其言而未能離識參也
意見稍局又乃入于悟悟則中矣曾子父子所
造不同有如此者嗟乎吾于此而益信聖道之
大也聖門之中顏子爲頓曾子爲漸顏子之學
起于關鍵之外不在筌蹄之中即知爲行即行
爲知曾子之學有階級有漸次有推致然顏苦
孔之卓似漸而曾唯孔之一實頓故曰學問之
功不可誣也陽明先生曰後世相傳者皆是曾
子之學而顏氏一脉畢竟不傳此非泛語惟深

造者乃能知之雖然顏子之學必上根而後能
領曾子之學中下皆可語焉天下上根少而中
下根多宜曾統之獨傳也厥後曾氏之後為子
思子思之後為孟軻聖人之道所以至今而不
絕者參之力也吁盛矣哉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
于孔子孔子問居于游侍曰收問禮子曰郊社之禮
所以任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
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指諸掌而已游退而學禮孔子與于蜡賓事畢出遊
于觀之上喟然而嘆偃侍曰夫子何嘆孔子曰大道
之行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偃曰今之在
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欲用道而厲傷之吾舍
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
致太平而興天子同是禮也偃每侍輒以禮為問故
孔門謂偃習于禮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

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歛于戶內大歛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先是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曰夫夫也爲習于禮者也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

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于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游在聖門孔子以爲習于文學既已愛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問得人曰有澹臺滅明者事見魯論武城郊門之垤有鵲遷其巢于墓門之表墓門之老以告曰鵲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其有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候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垤漫沒而雨

不止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論曰子游在當時以其年考之實與曾子相後先云且也學同孔氏之門宦游曾子之鄉故能蔚彬彬禮樂冠冕人倫倡道學於操刀移淳風於游刃所稱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哉今乃紀之名宦云夫古之人學與仕出於一故曰精者以治身而士豈以治天下其所重自可槩見後世理學梅宦業彰吏治獎名宦顯然則紀名宦非古也而以區區非古之名宦而加諸古聖賢豪傑之徒譬之簫韶之雅興房中並奏師曠羞之矣故有子游之文學其宦業即置勿論誠不知其不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上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嘗齋千金文壁渡

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因毀而去示無恠意今豫章有滅明墓其湖與門皆以澹臺名殆其南遊遺跡云

論曰滅明之賢其梗槩可見於茲矣子貢亦云貴之不善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庶於行已足滅明之賢也意其人必洪雅淵冲獨行而不撓者耶家語乃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竹不勝其貌給諫以貌取人之誤而牽合之者耳以此益

信家語多漢儒附會引孔氏書也

曾元曾子子也養曾子見孟子書公行子之之燕過元於塗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羗之夷也不憂其繫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

曾申元之弟也嘗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申曰如之何對曰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

斬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布幕衛也終慕
魯也嘗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
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其屈
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
不愧於道

魯華申之弟也曾子有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
顏氏之才何以告汝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夫華
多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
卑而增巢其上魚鱉鼃以淵爲淺而蹙穴其中空
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
何由至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胎於懈惰孝
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

曾西元之子也生平不欲爲管仲事見孟子

樂正子春南武城人學於曾子之門下堂傷足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
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
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其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公明儀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也嘗問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孝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刑獄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其身敢不敬乎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亦嘗師事子張而志其喪又嘗聞周公之言並論率獸食人事見孟子

公明宣儀之弟也從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爾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

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公明高宣之弟也有長息問於公明高事語見孟子

書

按人物考以為曾子門人云

陽膚南武城人為孟氏士師問於曾子事見論語

子襄南武城人曾子嘗與言大勇事見孟子

此猶行南武城人曾子弟子有論曾子避寇事詳見

孟子

黔婁南武城人詳見列女傳

論曰元申華世其家學大畧如此惜其言不盡傳於世魯西蓋比管仲卓有祖風公明儀而下纂承師說抗譽儒林固亦一時之俊焉嗟嗟今之武城宜必有述闕里之典經紹邠國之絕脉以待乎後之續儒林者為曾子鄉人者其毋讓

馬附錄存疑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事侯十代孫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哀者聞子羔將至遂爲哀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爲之哀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爲吾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爲衛士師則人之足微而齋有剛噴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用者守門焉謂子

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墜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公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不怨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衛之亂也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

羔曰弗及不踐子路曰食馬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
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
手

論曰按子羔宰成宰費邨未聞宰武城也今五
賢祠祀之考舊志亦不載蓋始於萬曆十八年
云殆南城武陽之訛乎諒見疆域茲不復出夫
費人不考而以費爲春秋之武城嘉祥又不考
而以費宰成宰爲武城宰誠不可不辨然先賢
之靈殫彌穹壤豈必擇地乃是昭盼嚮手聞近
年佐郡王公宿禡下中夜有備丈夫五人逼其
寢所厲聲訶之曰君何人也而居我處王驚覺
通身汗流即起謝過戒途此其事尤竒傳曰有
其舉之莫可廢也殆子羔氏之祀之謂矣今據
其事爲傳附儒林

人物傳

叙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夫
赤王薦社文璧推雄軌躅鄒魯之駕泝泗洙泗
之源往矣弗可尚矣若乃鴻飛絕冥蘭起幽林

激清響於琳瑯乘長風而破浪靡不振儀天路
弁冕人倫庶幾乎一鄉之善士豈與夫空生徒
死之物共其浮沉者耶夫歲星之精不獨麟也
人宜有之彼諸君子稱瑞茲士豈多讓哉所云
鄉先生歿而祀於社者微斯人其誰與歸

晁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以文學爲太
掌故其爲人峭直深刻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
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不可徵乃召
太常遺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詔以爲太子

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言當擇聖人術可司世法
以賜皇太子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
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嘗上書言兵事及徙民
入粟論文不載具漢書中帝時賜璽書龍蒼馬十五
年秋帝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錯上言宜削諸侯
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帝雖不盡用然竒其
材竟擢爲中大夫由是袁盎疾之會景帝即位遷爲
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罷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
定丞相申屠嘉自絀忌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

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也嘉聞奏請誅錯錯
恐夜入宮自歸及嘉請帝曰錯所穿乃外塹垣且我
使爲之錯無罪其見親幸多如此二年以錯爲御史
大夫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
恭皇太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有反謀錯數言吳過
可削文帝不忍賜吳王几杖及帝即位錯曰吳王不
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賜之几杖德至厚也宦改
過自新乃益驕橫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反急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帝令公卿
諸大臣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時錯父謂錯曰上初
即位子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人議多怨子
者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
雖然劉氏安矣而晁氏危何哉後錯又言楚趙有罪
皆削一郡膠西削六縣吳王因發謀舉事遣使約膠
西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爰遣諸侯書罪狀晁錯
欲合兵誅之初文帝戒帝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
將至是帝拜亞夫爲太尉與僕射鄧公將兵擊吳楚
帝與錯議軍事錯以吳相袁盎受吳王金錢當按治

盜急夜謀之竇嬰先是錯請削諸侯枝郡朝廷集議
 嬰抗爭相仇隙茲為盜言於上得召見盜曰吳楚相
 遺書言賊臣晁錯擅摘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共誅
 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赧七國復其故地
 則兵罷矣帝默然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
 召錯衣朝衣斬東市鄧公擊吳楚還見上上曰晁錯
 死吳楚罷不御公曰吳王及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
 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強大難制請
 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肉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

曰善吾亦恨之所著有晁氏新書七卷按金翰林學

晁氏新林碑畧曰錯當吳楚之變搃其禍本以安劉

氏四百年享國無遺禍晁氏子孫綿綿吳起不絕其

亦有以也舊家趙之清豐文元公既貴遷汴復遷鉅

野始祖諡大理寺丞贈太師中書令生迪大理評事

贈工部侍郎生宗諒屯田員外郎贈尚書兵部郎中

生仲堪國子博士凡四世生端輔奉議郎知齊州臨

邑縣事生勉之勉之生公選公選生子寧子寧生伯

通凡五世至世章云考理文不載補之獨邑人陳黃

棠稱補之端輔之後仲堪之孫卒葬青山之左今考

與補之同派考其世代俱與傳合又嘉靖間開州晁

環晁東吳父子俱舉進士為翰林移文嘉祥認宗謂

一在澶淵一在鄆城一在嘉祥有譜可証今錄備考

嘉祥縣志

卷之四

十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

按式世傳居邑之來范山今其地與金鄉鄰意

當時蓋屬金鄉云

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

元伯二人並告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刻期至期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任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到君章殷子徵晨夕省視之元伯臨盡而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

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履屨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未歸黃泉子未吾忘豈能相及式覺悟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不欲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見有人素車白馬號泣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

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未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
爲揮淚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留止塚次爲修
墳樹然後去長沙陳平子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
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爲書遺之式遂營護其妻子
送喪至臨湘累官廬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郗隆字弘始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初
爲尚書轉左丞以直亮爲百僚所憚後爲揚州刺史
僚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尋加寧東將軍後爲
陳留王還所殺父子皆被害時論惜之

郗鑒字道徽隆侄也少孤貧力耕好學思
於通經以儒雅著名故與阮放蔡謨等八人號兖州
八伯又號八達云微時值歲饑乏食鄉人謂鑒賢者
共邀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每携之就食鄉人
嫌鑒乃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還哺二子後二子俱
以才顯初趙王倫辟爲掾不就惠帝乘輿反正累遷
中書侍郎會王敦謀不軌鑒面折之明帝立都督江
西與帝謀討王敦後帝崩爲太尉與王導十壺同受
遺詔輔少主出刺徐州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邊

境人無固志聞蘇峻亂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踴躍樂從討峻有社稷功官拜司空還鎮廣陵封南昌郡公薨謚文成

郗愔字方回鑒長子也爲人簡私暱罕交遊淵靜純素無執無競襲爵南昌公拜中書侍郎桓溫慮其席兵權愔寄一箋遺溫欲與之共獎王室修復陵園子超聞之急取箋視寸寸毀裂乃更爲作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請移閑地溫得箋大喜即詔轉愔都督五郡會稽太守愔是時棲心玄寂無意世事一日子超

補付門生曰我亡後公若大拍眼食可呈此愔果哀損門生呈之愔格視悉平生與桓溫密扎愔大怒曰死恨晚矣竟以疾去職復徵爲光祿大夫不拜求補郡出爲輔國將軍久之乞歸再徵司空不起卒謚文穆

郗曇字重熙鑒次子質直端方雅正沉簡嘗遺一書與謝公云王敬仁問一年火懷問門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郗邁字思遠，鑿兄子。即鑿微時，著頰飯所哺。後與鑿同渡江者。也有幹世才，累遷火府中護軍。

郗超字嘉賓，情于也。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所交遊皆一時名人。時朝廷以秦寇爲憂，詔舉文武將才。可禦侮者，謝安以兄平玄感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遣衆舉親玄之才，是以不負所舉。」累遷中書侍郎、司徒左長史，年四十一先情卒。

郗融字景山，情次子。嘗辟瑯琊王文學，不拜。

郗恢字道胤，曇子也。襲父爵爲散騎侍郎，累遷太子

良坊以旌其賢，復申題崇祀鄉賢以志不朽。

張丕吉字百嶼，生而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工詩

喜俠烈，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崇禎己卯舉于

鄉，癸未成進士會。皇清入統，擢授詞林丙戌分校

禮闈，所得多天下名士。戊子同纂脩明史內院大學

士，每推許曰：「館中有百嶼，詞林生色矣。」一時倚重

如此。未幾丁外艱，旋里雖閉戶讀禮，無日不屈指天

下事。如憂家事，辛卯秋卒，年四十有二。用未竟人

共惜之。鄉人感德，公請崇祀鄉賢祠以志不忘。所著

有文集三十卷詩四卷未行世別有皇華偶紀行世
已丑奉詔使南閩作也

張維賢字孔喆幼而好學長而篤行立已端方從教
于其門者百餘人以恩貢初授杭州府通判供應軍
需監修海塘上能急國下不病民武林建祠以祀焉
有奏疏八款切利民生

上賜勅論二道以褒之陞任江寧府同知名註廉吏
其政治德行人人交美之遂公舉申題從祀鄉賢以

卷之三

劉之夙字在川明丁酉乙榜天性孝友行已端方雖
四壁蕭然而閉戶吟誦怡如也迨分符東鄉懸魚勵
節課士愛民歷五年如一日政績著於薦剡思慕垂
于碑記至今鄉里稱之

選學禮字時敬明庚午科舉人穎悟過人學本程朱
初任山西孟縣知縣廉潔自守講學課士肅法清吏
士民建詞尸祝永垂不朽及致任歸里通都式爲模
範

右衛孝武深器之使鎮襄陽甚得關隴之和時
衆以軍功加都督將軍尋爲尚書與謝敷善嘗稱謝
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卒子循嗣
郝詵字廣基博學多才不拘細行舉賢良射策第一
嘗對武帝曰臣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郝純字高卿兖州金鄉人也以文學舉進士張九齡
李邕數稱之自捨遺累遷中書舍人魚朝恩牙將李
琮恃勢暴橫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國耻也
即詣宰相元載請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

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召見褒嘆賜金紫

郝士美字和夫純子也年十三通經史累官黔中經

畧觀察使討平溪州賊以功封高平郡公歷昭義節

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甚廣路

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後討王承

宗威震兩河召拜工部尚書卒謚曰景

三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也年九歲能文舉士安

見前器之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端拱初太宗召試

擢右拾遺直史館時比庭未寧禹偁上言禦戎十策

帝深嘉之拜左司諫知制誥二年判大理寺妖尼還

安誣訟徐鉉當反坐詔勿治禹偁疏論其罪坐貶官

州團練副使四年召拜左正言以便養求外任得知

單州至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會孝

章皇后崩遷梓宮於故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抗

言后嘗母儀天下當用舊禮坐謗訕罷為工部郎中

知滁州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暇日帝召與論文

禹偁奏曰夫進賢斥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

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至於周繼之言豈足

軫慮較輕重哉帝顧曰愛朕深無如卿者咸平間預
修太祖實錄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
重其間出知黃州上任表曰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
公爲鷓鴣之詩仲尼有桓魋之嘆蓋行高於人則人
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况臣
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肖附離權臣祇是躬逢先帝
但以心無苟合性昧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
事必歸於正直愠於群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
公論久當自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

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譴居之嘆霜摧風敗芝蘭之性
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會境內妖異日官言
守土者當其咎上惜之命守蘄州至郡謝上表曰宣
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報上
覽之嘆曰禹偁其亡乎逾月果卒禹偁詞學敏瞻遇
事敢言以直道躬行爲已任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
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
進有詞藝者咸盛稱之一時名士多出其門所著有
文集五十卷子嘉佑嘉言俱知名嘉佑爲館職嘉言

遷殿中侍御史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也迥五世孫年十七從父端官杭州以詞賦謁蘇軾軾嘆曰吾可以閣筆矣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嘗讀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累官著作郎出知濟州群盜晝掠悉設方畧擒之復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立祠祀之生平博群書尤精於楚辭嘗集屬宋以來賦咏為變離騷等三書會安南用兵又著罪言一篇論者過世世務然推轂而元亮之為人其年蓋

來國自別曰歸來子

晁誅之字以道補之之弟少有異才以廢人官調州司法叅軍先是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文詞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耶乃其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官至京兆府司錄所著有文集五十卷

李溫字德潤宋宣和時山東盜起溫依軍伍立約束聚集同志保障一鄉遂就材武選獲上第始任進議

校尉再授耀州兵馬陞濟鄆二州都巡使摘發姦隱
撫輯善良民多德之

李演字巨州任城人也登進士及第除應翰林文

居憂值亂墨衰為濟州刺史畫策集兵轉戰三日兵

潰被執主將欲降之許以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朝

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遂遇害贈濟州刺史及第時實

居今花林村

曹元用字子真世居阿城初為學官遊京師翰林承

旨關復見而奇之薦為翰林國史院編修進直學士

部尚書兼經筵官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

災者元用因進言切中時弊又論科舉之法當

真才皆從之拜翰林侍講學士與修實錄纂集甲

今為通志貞觀政要為國語又著有詩文四十卷名

楚然集卒謚文

霍三俊通五經兼學希夷之道卒葬豐山

霍師軻三俊孫才高學贍有文章行於鄉

孫激字叔達讀書慕刀筆屢典軍伍文字元初以功

授廣州宣慰都事至元辛巳授漳州路知事能聲大

著後以內艱去任泣涕哀毀目爲之傷卒葬郟城趙
衡正銘其墓

趙衡正其先考城人因父思祖避兵居萌山遂家焉
至元間任本縣教諭學行卓越兩敷濟寧東昌教授
著述甚多

陳安政字文善天性孝友淹貫典籍尤精於易仕至
兗州稅使贈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追封鄆城
縣子卒葬嘉祥村曹元用誌其墓

益君玉事親以孝聞善睦族幼通國語穎悟絕人由
國子伴讀出爲東昌路學正改思州宣撫司教授陞
濟寧路沛縣尹後除泗水尹不寬不猛所至有聲以
能遷任城尹理繁治劇動中機宜卒葬嘉祥村徐盤
表其墓

滿讓字謙甫幼喜讀書立身廉謹爲戶部令史初任
員外郎陞太平路同知歷開元路總管永平兵馬都
指揮使尋進大司農司丞後以正議大夫禮部尚書
致仕課耕勸讀老而不倦洪武初屢召不起至九年
卒年八十六葬富山

李迪字守道明經博學才行卓越永樂庚子舉於鄉
初授戶部主事歷陞福建兵巡叅議有威名震懾群
盜盜賊聞之悉遁云例當內轉會兵部尚書薛希璉
鎮閩竒其才特疏留之景泰四年海賊亂殺傷官軍
主者束手迪乃躬詣賊艘諭以大義賊氣奪以故賊
黨岩啓盛等七百餘人皆俯伏就降朝廷叙功賚予
甚厚後致仕家居貧不能自給天順間屢召不起至
八年進階一級令有司月給米五石以終其身卒年
九十二云

徐彬字文申宣德間以舉人在陞慶備軍
衛內當舉行者四事一曰移倉廩一曰建橋梁一曰
禁豪橫一曰減屯租上稱其能陞順德府同知彬抵
任捕蝗賑饑築防修學大著能聲刑部尚書薛希璉
薦可大用詔加正四品俸同知仍舊未幾以艱去任
尋卒大學士劉珣表其墓

宋澄字源潔景泰癸酉舉人也任嘉興府推官存心
仁恕讞獄無冤吏民德之咸稱爲于公云
曹玉字廷美弘治庚戌進士也其爲人魁梧剛正當

嘉祿志 卷之四
面折不肯容人過以故久列侍御正色直言不避權
貴一時聲震京師朝臣憚之謂有鐵面御史之風云
後以巡按廬楊等處秉公執法爲當道所不容遷陝
西僉憲會雲南有思田之變上命叅議郭緒偕玉往
撫慰之玉至諭思等曰朝廷德威震洽八荒汝何執
迷自叛王化其速降可宥無罪不則大兵朝至汝夕
擒矣思等俯伏流涕曰微公來吾輩幾不見天日也
即稽首受降論功秩當遷然而忌者抑之終不果已
而致仕正德改元特以平雲南功加俸一級詔用而

王尋卒

曹琛字廷贇通判鐸之子初文宗錄科校士畢謂人
曰東有毛紀西有曹琛可並冠山左秋闈榜發毛果
第一曹次之文章有價信然既而成進士掌戶曹人
識其經術素裕以大用期之會兄玉以剛正爲時所
抑兼亦抑琛以故齟齬當事偃蹇林下咸惜其才不
盡用云

黃嘉賓字國賢初爲河南府推官斷獄明決庭無留
訟人比之包侍制焉及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持正

不阿人不敢以私干之會武宗西狩未幾復南巡嘉
賓皆上書切諫議論激烈聲色俱厲逢上怒兩受廷
杖得不死賓言事愈厲以故名震天下終太僕卿致
仕自奉甚約鄉人稱焉

龐經字正夫由鄉貢起家除吉州知州清廉慈愛面
前常懸天理二字士民懷服在任五年忽遘疾士民
為祈於神願以身代尋乞休當道不能留移轍故里
為建賢良坊以表之

張忻字自得持正篤行博學善書工詩賦尤長于古
文辭後以貢遊太學每試倚馬立就一時名噪京師
特以數奇不展其志人共惜之

高爵字天錫號懷菴氣宇峻偉賦性端方幼失怙特
事慈母如生弱冠入庠生平目不邪視口無俚言訓
後學娛花木嘗夜步閒階有詩云皓月當空萬籟收
閒庭獨步意悠悠陽臺多少沉酣者惟我凭高望斗
牛卽以斗牛名二子焉及教子斗光成進士有詩一

聯曰漸入繁華境常存恬淡心公之丰度槩可想矣
後捐貲修石城一面當土寇烽起時孤城賴以保存

施米賑荒老穉獲活者億萬人明天啟間以子職封
文林郎南和知縣至崇禎卒未誥封奉政大夫南京
戶部清吏司郎中于崇禎己卯年申題從祀鄉賢
李同倫字中行號至齋穎異有大志學于家塾言動
如老成及樂群論文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註
修家禮詩文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
重履純蹈矩見義勇爲每嚴慎于幽獨排異端振流
俗高風偉節表著山左四國式其遺型由貢士歷仕
山西平陽府教授邑人皆敬重之遂申題從祀

以志不朽

高斗光字拱良好學厲行度越流俗登甲榜兩爲縣
令絕苞苴屏請託折獄斷刑不畏強禦後歷居大位
醇謹慎重恂恂如未嘗仕宦論者謂有萬石君之
至於捐貲修城邑人蒙庇歲稔寇亂賑貸饑夫難婦
存活者尤衆也紳士百姓公求申題永祀鄉賢
杜嘉慶字龍徵初登第任縣令剛介有能聲旋陞戶
曹以內艱里居捐貲修城爲闔邑倡歲饑賴以舉火
者百餘家連十等二十人犯罪力不能贖幾瀕死爲

輸百金贖之鄉人死不克葬者爰助以棺後經申題
從祀鄉賢祠美行尤尸祀不朽云

黃繼祖字繩先號魯齋賦性磊落制行端方讀書日
誦千言作文立就由貢士筮仕湖廣常寧縣知縣遠
涉湘南甫下車詳察民間利弊卽斷疑獄置學田修
文廟有禪于國家大政無不畢舉湖南徭徠雜處狡
悍難治兼治三邑士民建祠尸祝群歎爲襲黃再見
矣因軍務勤勞受疾旋里膠州直指張公入境巡視
美其政治以不獲大用爲歎惜也

曾文忠公傳

邑令關中李松撰

公姓曾氏諱衍櫛字雍若號喬麓爲宗聖六十七

代孫故武城人上世避新莽亂携族遷江西之吉安
府明嘉靖間求曾子後公鼻祖質粹公應詔來東主
祀請建廟南武山陽 欽賜廟戶水旱祭田且世官

焉聖道光昌歿陪廟饗爲曾氏不祧祖述傳及公凡
九世閱二百餘年經兵燹滄桑聖廟頽圯水祭田沒
於湖幾無以脩祀事識者曰聖人在上曾氏其將有
興者與公考松濤先生男子四公其仲也生穎悟磊

落具竒表且性忠孝好讀古今書博通淹貫務求聖道統宗藹然有古大儒氣象兄模早卒無子例得襲雍正庚戌松濤先生老乞休

天子

命公代官拜爵入朝進退如禮公卿咸器之稱風流

博士舉朝士大夫爭識其面嗣每逢朝會司禮者前

致詞美髯公可領班首庶無失儀公摠謙愈恪卒協

同寅於恭其爲時推重如此朝望日隆君恩疊沛

當事者據公請奏動帑金聖廟重新浴奉部覆撥還

水祭田百世蒸嘗有賴非公之誠能格君何以殷

曠典三省書院寢室牌坊同都人士設法重建廟庭

諸事於是乎稱明備焉公以愛親者事君卽以得君

者尊祖養志之義於斯爲大彼豐甘旨勤定省如世

俗之孝者初何足爲公多而敬尊愛親無一不繼述

盡善少失恃事繼母程一如其母孔孺慕至五十不

少衰幼弟樸程所遺也撫極友愛視他昆弟亦如之

素工詩尤善屬文集甚富貧且樂此不倦著家風詩

垂後語語皆見至性其餘著作大率顛此余令嘉七

年交最善非公不見雅有滅明風且克完忠孝大節

嘉祥縣志 卷之四
殆曾氏之中興者與乾隆元年以

覃恩封徵仕郎明年

上臨雍召陪祀引

見乾清宮承

顧問奏對稱

旨賜膳及晏

御書寶墨宮袍貂皮有差計公主鬯十年

被

兩朝寵眷爲前古未有不且榮施後世哉乾隆戊午四月

十二日公卒易簣時惟囑以忠君念祖更無一言及私遠近聞之無慮知不知莫不潛潛泣下邑之紳士族人相聚而謀曰祀有功祀有德禮也公德備一身功在廟庭弗祀則非古議謚文忠升主祔廟如質粹公例且以知公惟余囑爲傳嗟乎余嘗誌公墓矣幾痛不成辭幸勿重傷余心請反而採諸輿論之公

張瑗字遠菴號留耕故弘文院侍讀伯嶼公之曾孫也少穎悟深沉爲諸生時治經術不屑屑于章句間事親至孝精岐黃間黨多蒙其惠以歲貢教習內廷初授潮郡司馬潮俗刁悍盜夥民不安業甫下車懸賞嚴緝擒渠魁數人填之於法而羣盜斂迹潮西南里許有故長美河通商淤塞者久行旅弗便不惜千金捐俸疏濬而民不病涉至於扶厄濟困省獄裕課諸要務猶人所難能者惠邑令被議追祭情迫有自盡之狀適攝縣丞憐其苦即釋寧家一身自在出稅

嘉州府志 卷之四
鹽二項之盈餘以償官民咸稱其義潮人數百家誣
陷海寇主者議辟察其冤面折上官因而平反全活
甚衆時兩廣鹽政裁汰積欠鉤銀九十餘萬楊制府
憂形於色謀諸通屬瑗論合機宜舉惠潮一十三場
悉委經理臨行餞以巨觴囑曰公理鹽政吾可無東
顧之憂矣三年間鹽斤廣產鹽禁清肅償所逋而場
積裕如也制撫交薦其賢陞廣守署運使未朞月銷
積案千餘件能聲大振廣俗爲之一新循例引見因
頌勞染病京師告歸原籍調理壽終六十四歲邑侯
嘉其行邑人服其義鄉謚懿惠葬寨山之北進士牛
運震誌其墓

名宦傳

叙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後代縣官乃得是稱豈非謂寄命百里宣慈導和煦煦然保此赤子而衽席之耶故棠歌勿剪像錄東觀史紀循良社配神父用能展驥百里垂鴻千禩然非紀傳之力亦惡能施於後世乎嘉祥葺爾邑而以賢令稱者代不乏人是庸書之以俟太史氏采焉述名宦

金

胡肇字子初管州人任縣令初蒞事加意學校開諭教條申明禁約民絕侵牟獄無留訟蝗不入境吏不欺公累遷顯武將軍騎都尉安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元 桑落肅慎人世居本縣成家莊佐元收金有功授本縣達魯花赤在任九載勸農興學民多頌德卒葬成家莊趙衡正表其墓

李恩字德卿世居本縣嘉祥村天賦英備躬行孝弟至元丙戌授本縣尉丁亥陞主簿行政公廉威鎮醜戍子陞縣令治化大行夜戶不閉甲午卒葬嘉祥村王可用誌其墓

王禮淮州陳臺人任主簿兼尉清廉公正遇事立剖畧無疑滯專務以德化民勸農桑禁遊惰僚案和協軍民畏愛三年去任民樹德政碑頌之

伯岳解鄆城人任達魯花赤剛正廉明首端士習門無請謁民絕侵漁歷任九年身無餘衣囊無餘蓄趙之敬撰惠政碑紀之

封從植保定容城人任縣尹吏事勤敏紀綱整肅修
學校招逋移農桑日興訟獄日減百姓從化有去後
之思焉

蘇若思濟州人以教官陞本縣主簿事上不諛愛民
如子文章政事俱有可稱凡修建紀述多出其手
明

鄭文炳內黃人未樂開知縣勸課農桑作新學校明
習法律獄無冤民秩滿百姓奏請留之在任十八年
始終一節云

張慶字景禕鈞州人任知縣律已公廉處事勤慎督
學勸農政平訟理豪猾斂迹百廢俱興流民復業者
三百餘家治行爲山東第一以才調章丘去之日遮
道泣留者數千人仍立碑志去思云

程文字天章陽曲人任知縣外和內剛律已清介愛
民如子興學勸農賞善罰惡均徭役儲倉粟賑貧給
乏盜息訟平在任九載如一日民多思之

董錦字君衣東明人任知縣仁恕存心簡易爲治廣
厲學校而士氣大振慈惠百姓而民風丕新先是邑

地不均賦稅罕平公至首爲均之民皆稱便以故流
民復業者四百餘家四野無曠土焉在任僅八月而
卒百姓如喪考妣至今思之不衰有祠在郎山麓居
人通修葺之以時祀于其中

化之行字孟川蘄州人任知縣清介端方寬仁明恕
在任八年始終如一論者謂前有董公比之召父後
有化公比之杜母云

劉思顏鞏縣人任知縣溫良慈恕不寬不猛歲比不
登建議修城令民壯者歲得過車就食老穉不堪任

者爲糜粥給之以故存法災民甚衆遷秩行百
道號泣立石頌德

論曰博有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不備
良民懼然遷固皆良史卒黜武德嚴酷而進循
良此何以故蓋陽居天夏陰居天冬天道也先
德而後刑先賞而後罰君道也况官親民而愛
保民顧復之托者哉後世此義不明密比秋荼
峻同遊澗至使民無所措手足而又有遜謝救
火湯沸之成名一切歸諸坐嘯蓋諾之竟大甚

且殺宥縱貸以吳儒當之張弛之謂何良民奚
恃而不懼也今之所紀六都靜若烹鮮威止禦
黜不銜霍以鼓稱不優柔以養亂用能九流斯
域聲施到今人代銜殊豔聞靡極亦足多矣鉅
然不猶有聞曾沮冷與草木同腐朽者乎夫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後之貪者其有
感於斯文

續名宦傳

龔仲敏字惟學公安人出緝責任知縣恩威並用弊

絕風清未幾以內艱去任邑人辨泣如失所天爲立
去思碑以誌不忘

賈應墀字龍樓安陽人任知縣撫字愛民謙抑待士
庭無案牘之煩胥絕奸詭之弊在任一年陞河間府
同知士民慕之比行遮道泣留立去思碑建祠東郭
外並位劉思顏龔仲敏於中題曰三侯祠

續論曰大生也晚龔侯治蹟不槩見今讀其所
傳邑乘殆所稱弘覽博物君子哉觀其詳論經
術留心民瘼其一時政績必有可紀者若夫塊

然如無事寂然如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
民間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其賈公之謂
乎昔稱蒞斯邑者前有董化後有龔賈後先相
望爲邑循良以附名宦不虛云

劉之亮字執之唐山人任知縣不剛不柔不寬不猛
賦平訟息囹圄一空秩滿陞平涼府同知百姓感德
思慕不衰

李昌年字青巖富平人由鄉貢任知縣歲初稷亂法

李昌年字青巖富平人由鄉貢任知縣歲初稷亂法

然百姓以寧至于修文廟以崇師儒決疑獄以雪積
冤砌石城以壯屏翰當時咸稱神明父母治行甲山
東云

續論曰語云治民以恩恩多則玩治民以法法
多則擾予小子聞諸父老恩不玩而法不擾劉
公有馬李侯丁稷亂之運姦民縱弱民殘而一
以嚴威治之非傳之所謂亂國用重典者乎卒
也豪強斂跡而民安吏不舞文而事治孔子稱
鄭僑曰養民惠使民義李侯近之矣

孝子傳

侯慶字景祥早喪父獨與母居後以從事在京辦事
聞母疾焚香祝天願以身代既而訃聞哀毀促裝歸
廬墓側日夜號呼負土壘墳丈許明年所種瓜豆俱
開青蓮花千頭萬蓋鄉人謂孝感所致云

陳轅副兵馬陳誠子父母早卒祖母謝氏育之比長
竭志孝養不遺餘力及謝故以長孫承重廬于墓側
見者哀之

傅以道字守常主簿霖長子早喪母事繼母汪以孝

稱父卒廬墓居陋不蔽風雨朝夕負土封墳未期年
卒于墓所

杜克義字彥方幼以孝友聞父病晝夜侍湯藥衣不
解帶未幾父卒母亦繼亡哀思號痛人不忍聞廬墓
凡六年故廬無垣有盜欲竊其衣比至見二狼護廬
盜惶怖乃散嘉靖間御史毛鵬旌其門

關杲邑庠生不忍其父之卒抱屍悲號飲食俱絕六
日而亡

馮大騰邑廩生早孤事母以孝聞母卒自以不逮祿

養爲恨廬居墓側朝夕泣毀卒于墓所

張來鳳字應虞德府教授事親以孝稱雖盛暑立親
側未嘗去衣冠親歿廬居墓所負土築墳涕泣盡哀
鄉人稱之

董錫爵字用賓益都訓導趨庭定省克盡子職及親
卒居喪三年未嘗見齒第起潛寢疾恐貽親憂每夕
焚香祝天願以身代第亡恤第孤無異已子有司屢
表其門

李維碩字繩九邑增廣生善養親親有疾嘗糞進藥

未有異色有司表之

高鼎字凝圖邑廩生父斗光歷赴任每單騎就道必偕往爲問關險阻以身翼也甲申逆闖兆變禍流京都縉紳被掠鼎奮不顧身代父受拷顏色不變鄉邑重之

梁心恒字其道自幼以孝聞南宮捷後以親老不忍遠離六科不赴殿試庭除備極色養親歿始就職碭山除災患請蠲賑存活數十萬人膺 龍命勅封

二代閭邑至今稱之謂忠孝而盡云

義士傳

石福爲人端謹忠厚以行舉爲社老人晨行宅後見青蛇蜿蜒地上尾之至一處蛇入土中不盡者數寸變而爲錢福白于官榻之得錢數百萬官以數萬給之福辭不受爲表其事紀旌善亭

程祥好義喜施予嘗積粟萬斛值歲歉輒出給貧民全活者甚衆邑人重之入旌善亭

李友成性孝友伯父卒事伯母如母第亡撫其孤不殊已子知縣程文表之入旌善亭

董泰兄弟九人同居端方正直為衆所推有司表之入旌善亭

張福喜俠烈好施予豐年蓄粟萬石遇歉給賑窮乏不令償至今名其里曰萬糧鄉正德間知縣鄭瑛表其事建坊墓道仍勒石以贊云

郝鳳字廷瑞正德間以掾吏入京辦事偶拾遺金百兩乃官銀也坐待遺金者已見戶部押一人詢之其人云某姓王氏係上蔡解戶解銀百兩偶遺故以侵盜論罪鳳得其實悉還之其人泣謝願酬以金之半

鳳不顧而去一時都下聞之群稱其義又數年旄黑會上南巡山東僉憲錢宏候駕濟上忽見鳳嘆曰郝生清白吏尚未仕耶為言於當道自是鳳名益顯後仕至黃竹嶺巡檢所得俸金悉置義田以贍貧民民頌其德云

按隆慶間緝房集有楊救妻未詳何氏適克西兵憲遣吏持金二十四兩公幹吏醉遺金救妻拾獨坐道傍候吏醒還之事聞有司扁其門曰義婦還金即斯以觀匹夫慕義何代茂有然在婦人有是多名者但例難以特表附記于此以與起後世好義者之心云

楊蘭字世馨為人倜儻不羈有胆氣而諳於法律正

德間山東提學趙鶴濫黜士子八九千人一時論者籍籍蘭奮不顧身入京詰奏上命按院張羽嚴行覆試獲復者六七千人後登科貢者不可勝舉論者謂其培植國家元氣乙酉秋居京師時議斬松亭古北居庸三關材木蘭抗疏奏曰中國之患急在邊陲戎馬出入之防不可不峻竊恐此木一伐除險阻為坦夷則是自撤藩籬而使人乘之以為便道也言甚激切帝允行之時京師內外皆知其為嘉祥楊蘭也後以材選新興閹官有能聲至于引留城之盜疏南武之水尤其剩技云

李一才娶孫氏孫執婦道惟謹才雅重之一日病卒才思其德又因其有子誓不重娶時才方三十餘也邑人稱曰義夫

王子玉四世同居共爨而食至七十餘人萬曆間有司表其閭

張懋學重交遊喜施予几里中鰥寡無依者多收養其家迨死則以棺葬之鄉人稱其有隱德弘文院侍讀丕吉其仲子也

梁棟才字柱礎增廣生員爲人正直端方言笑不苟
歷終身無一欺已欺人語中年下帷一時名流儁彥
徃徃類出其門晚年施痘疹藥濟人久而不倦人有
接談者必勸以行陰騭事洵稱一邑之表卽庭訓肅
嚴課弟棟稊登明癸酉鄉薦子心恒登清戊戌甲第

忠烈

高瑞光字慶吾係辛酉科武舉副榜賦性剛儻武藝
嫻熟捐貲修城朝夕課工不憚辛勤焉時值崇禎十
四年嗣寇大亂衝我城池害我人民身率城中民兵
截殺退賊者數十陣原非馴練營伍遂至披靡被執
遇害通都號泣以祭之當時邑令江文淳躬詣祭奠
有詩以挽之爰附于后詩云武城兵戈正紛紜豈爲
浮名始立勳腹內雄才堪吐氣望中衰草獨憐君一
身自許生無負千載還從死有聞此後觀風求國士

皇恩

時見慰孤墳其忠烈之氣迄今猶可想見者

列女傳

叙曰婦治不越閭尚矣然亦有毓德閨門秉貞素里陳風賁道光彼士行不貳之操有死無隕蓋展如之頌洵美蘭臺華袞之褒豔稱彤管矣
瞻此述者庸可畧諸述列女

黔婁妻南武城人婁卒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屍於牖下枕墜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

足生而不斜死而斜非其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
 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
 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
 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
 爲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先生辭
 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
 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其天下之淡味安天下
 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得仁求
 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嘆曰惟斯人也

有斯婦

邵氏秋胡妻也胡納之五日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
 未至其家見路傍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悅之下車
 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托桑陰下一冷下賚休
 焉婦採桑自若胡曰力田不如逢少年採桑不如見
 貴郎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曰嘻妾採桑績紡織紝
 以爲衣服供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妾不願金但願鄉
 無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與君子之筭金胡遂去比
 至家奉金遺母索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胡見之慙

婦曰子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馳驟揚塵疾至省母今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裝以金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竟去投河而死

徐氏舉人王達妻也有才名而工於詩達署河津訓導弘治間應湖廣聘典試事徐送以詩曰烏紗巾上卽天宮耻見懷金夜半中誰敢欺心露雨露同流楊震起清風千里求君秉試衡低昂屢變稱斯平勿徒

苟取虧天理心似長江徹底清比次中途果有以賄囑者達怒而却之後入簾得石首劉豫生常德胡鸞等皆名士事竣回任慶一神人樹一扇於船頭曰公清介當以此報尋得子因名曰扇徐亦訓以詩有道非身外無難事趁此清年好自修之句嘉靖壬午扇舉山東鄉試婦德母儀兩擅其美云

以上係賢婦

武氏夫黃宅少戍邊竟死不歸武奉舅姑撫孤子清貧自甘誓不再適年七十有司上其事元延祐元年

旌表今遂山石坊猶存

成氏陳秀妻年二十始嫁秀甫七年而秀亡柩舟自
矢久而益勁鄉人嘉之洪武間旌表立坊來范村故
址尚在

謝氏陳奉先妻副兵馬指揮誠之母也年二十五而
夫亡守節孤闈訓子成名後以子貴封孺人正統十
四年旌表

白氏年十七爲庠生李璇繼室甫三年而璇卒生一
子方數月白矢志撫孤誓不二天年八十三而終嘉

靖十六年旌表

王氏廩生高汝梧側室五年二十一梧偕繼室李氏
俱逝時李遺一子與王所生女俱方數月王育李子
如已子比女殤無異志至八十三歲乃卒崇禎九年
其孫斗光奏請旌表事下禮部覆奏有云誓栢舟於
念一歲生死靡他茹荼苦於六十年幽貞難泯邑人
士相傳以爲美談

以上係守節已經旌表

孔氏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紳女邑廩生曹璣繼室也

氏生子夢庚未啐而琳卒時年方二十二屬續之際
號哭擗踊屢欲殉夫翁姑慰勸曰爾孔子後欲執大
節於汝善矣如曹氏之孤何萬一失養而曹氏絕何
以見汝夫地下耶遂不死撫孤成立後仕至山西靈
石縣丞嘉靖間知縣張禹弼表其門

馮氏義民宋紹先妻夫故氏貧矢節終身不移按
臺屢旌其門

宋氏通判宋清女孫主事曹琛之孫續元妻也宋年
十九續元故時翁姑垂老伯仲無依襁褓遺孤誓其

霜節清議哀之

張氏庠生董椿妻年二十即喪夫無子誓不再適
事翁姑翁姑死往依母母死依祖母祖母死轉依弟
妹敝廬績紡形影相吊累無怨悔夫生前製一髻至
死未嘗易云

王氏趙汝登妻年十九歲夫故栢舟自矢誓不二天
垂年七十九歲萬曆九年兩院旌表

宋氏庠生閻景妻景以哀父亡宋年二十四誓死不
嫁雖愈歷艱苦而冰霜益堅夫為孝子妻為節婦論

者美之

李氏馮大騰妻騰卒李方艾無子敝廬織紡終身
茹荼年五十而歿

趙氏舉人宋德隆妻年二十四歲夫故無嗣撫育孤
女栢舟自矢有司上其事給穀旌表

李氏庠生郭貞固妻年二十喪夫家貧茹苦矢死靡
他有司表曰貞節

李氏宋之翔妻李年二十一翔逝貧而無子形影相
弔堅冰自誓終年七十四歲

曹氏張汝登妻夫故時氏年二十一歲繼母劉氏
黜氏墜屋明志撫養幼子至八十一而卒

李氏董錫祿妻祿卒李年二十性秉松筠風勵栢節
任艱苦萬狀未嘗少變歷六十年如一日

翟氏郭連城妻連故時翟年二十三歲勤力績紡誓
不二黜年七十餘而歿

段氏田養民妻夫故時年方十九家貧無嗣厲志栢
節至七十三歲卒

李氏庠生董起潛妻潛爲祿胞弟卒李年二十五撫

一子零丁孤苦績紡不輟有司旌其門曰雙節
張氏晁東泰妻年二十一歲夫即故家貧無所給生
一子甫四齡氏善撫之雖藜藿不克恬如也卒無異
志清議重之

宋氏王安民繼室夫故氏年十九無嗣撫養前子剪
髮誓志至七十二而卒

陳氏王鳳幃妻年十七即喪夫其貧勤績事公姑始
終無間至八十餘歲卒

李氏廩生吳一科妻夫早卒矢志守節備嘗艱苦迄
今五十餘年有司屢表其門

翟氏庠生宋德盛妻夫早逝氏年二十五歲上事寡
姑下撫弱男家貧績紡教子成名母儀之美鄉人所
僅稱云

徐氏董弘謨妻年二十喪夫事姑惟謹寒暑不易人
稱其節孝俱全子煥然今廩邑序因天報之云

趙氏李魁薦妻夫故氏年十九貞操不易樂貧撫孤
垂年七十餘歲可稱完節

以上係守節未經旌表

梁氏適秦玳年二十玳卒氏縊於夫所知縣齊雲率
邑人士弔其墓奉旨旌表

武氏孫懋修妻修業儒病故武口不茹飲食者七日
乃自縊死年二十有一萬曆間奉旨旌表

劉氏東鄉知縣劉之夙女庠生翟士彥妻也彥病故
劉日夜哀毀以死自矢甫七日縊夫棺側天啓間知
縣趙二儀表其事有云一死鴻毛尺地餘存間氣
三觥椒獻鐵腸摧斷起寒颼月照孤墳名播天聰奉
勅旌表建坊曰劉氏貞烈之門

以上係死節已經旌表

于氏于守卿女年十六適尹思愛愛貧而瞽氏績紡
養夫姑寒無絮食不腥若將終身已而姑亡夫亦亡
拊棺摧痛欲以死殉衆共泣勸氏曰使吾幸而有子
不死即無子而姑存無所託亦不死而今已矣安用
生爲况人孰無死今日與異日等死耳衆知志不可
回防之益密偶一日得間縊死夫柩側

郭氏年十八適吳誅甫十月而誅卒郭欲以身殉母
姑防之不得間哀號不食約旬日嘔血死

董氏劉洁妻年十九劉病革每夜焚香以禱願代夫
死數日不飲食翁姑慰之氏曰焉有夫子不食而婦
能下咽者乎未幾夫逝擗踊哀毀剪髮焚夫柩以矢
必死翁姑密守不得三日洁殯得聞南向再拜曰吾
獲死所矣遂自縊時崇禎十四年九月也

石氏儒童王之猷妻痛夫墜井欲以身殉家人防之
不得間託歸省親遂自經時年十九歲

以上係死節未經旌表

蘇氏蘇州元女順治五年八月十八夕賊潛入城至

元家元遁去賊獲其女欲污之女厲聲曰狗賊何不
速殺我我家女肯從汝耶罵不絕口遂遇害時年
方十四云

以上係死難烈女未經旌表

阮氏庠生張筠妻氏家新河于歸方歲餘順治七年
春湖寇蹂躪新河氏適省親邁馬被掠不屈詈罵求
死賊以刀斫其面比死罵聲猶厲

以上係死難烈婦未經旌表

論曰黔婁無可考然觀曾子生與之遊死而哭

之益篤行隱君子並其妻皆賢者也其冀缺老
萊之流乎秋胡正史不載載于列國志鄙俚不
足信彼其妻殆凜凜烈丈夫哉女也不爽士貳
其行秋胡之謂矣徐氏陳詩約禮閨門之秀至
默相夫子有足多者列之二婦固知無愧其他
誓死以殉夫堅盟以植節烈骨並蘭荃俱芳貞
名與秦岱等峻矣

安邦柱隨征土寇陣亡其妻李氏號哭動地親詢夫
信真假往來數十次知夫果亡遂抱女投井而死通
都哀其節烈

生員李時煜妻袁氏因夫寢疾日夜號泣求以身代及夫死決志殉夫父母苦勸不從未出三日自縊柩前本縣具文請旌未下

蘇氏舉人李未顧妻年二十三歲夫故無嗣公婆俱故撫育二弟一年方九歲一年方七歲俱已入庠舟自矢年已七旬有司旌其門曰貞孝

高氏石毓嶠妻年十九歲夫故子未週歲冰葬自矢教子成名節慈並著有司旌以霜操流光

馮氏宋景昭妻年二十八歲類長所天維時即圖烈徇以遺孤待育苦心苦守上奉霜姑婦兼子遺下撫孤子母代嚴君卒年八十五歲子孫成立節壽並隆有司屢旌其門

李氏庠生馮溥側室也年十六適溥生子四人溥卒氏年二十六歲矢志撫孤茹藥飲冰歷五十有八年享年八十四歲無疾而終子孫繁盛男女內外五十



之為 253

嘉慶二十八年
餘人皆氏苦節之報也

孫氏儒童馮枚妻枚卒氏年十有八歲額天誓以身
殉翁姑涕泣慰之曰汝有遺腹倘生男可延夫嗣汝
為節婦不猶愈於為烈婦乎越三月果生子因命曰
長春冀其成立也家貧撫孤晨夜績紡一切飲食日
用之需皆自氏十指拮据而出後翁姑卒氏年已六
十餘矣率子若孫竭力殯葬養生送死兩無遺憾若
節純孝鄉黨稱之

孝子馮謙者邑諸生馮偉子也偉字子旭性曠達淡
於進取嘗欲遍遊天下名山大川以謙少失恃未能
脫然後繼娶岳氏為給事峯秀公胞姊視謙如已出
謙視之不啻生母喜曰爾母子相得吾復何憂蓋自
是而壯遊之志決矣謙再四泣留慨然曰人生富貴
功名艸霜花露耳縱到白頭終是盡安能以一巾自
累耶遂潛跡而去不知所之謙捨地呼天飲食俱廢
即欲海角天涯踪父去向以尊母命不果行然魂夢
追隨未嘗一刻去諸懷也隱忍三年娶張氏代身事

母決計尋親臨行有勸止者且云試期近謙曰古人
 棄官尋母吾今棄書尋父矣子身而出四顧茫茫恍
 惚若有導之者竟得見父於九江爾時驚顧錯愕相
 抱持哭已而具道所由期以踰年謙勉從父命快
 而歸之來元配張氏卒娶繼室狄氏事母自以為知
 父所在直抵青浦至則杳無踪跡矣蓋其父決志高
 隱曳杖逍遙道扮而去耳風聞在鎮江既至又不獲
 過南經太湖幾溺風波幸天誘其衷得見於蕪湖泣
 拜哀挽重拂父意遂命徒曳謙渡江謙號泣而歸

中濡淚而飲吞聲而食兼以資斧將罄露宿曉行
 染腿疾匍匐而歸之來長子天止傷心慘目臥床不
 起者八九年又三年左腿稍愈單杖可行爰偕次子
 續經扶掖往尋遍經旧地自南而西歷涇原華渭得
 見於高陵其父始有歸志乃未幾疾作百方調理竟
 至不起來年春病故不得已停柩於蕭孝廉家踰年
 鬻田宅往起父柩時值辛未年閏中大歉所携資費
 不給又途染病幾死陌路不得已又停柩於靈寶許
 氏踰年盡鬻田宅始得捧襯而歸如禮殯塋哀毀骨

嘉祥縣志 卷之四 五十三

立而繼母雙目失明謙同狄氏晨昏定省曲意奉養
家貧自甘粗糲甚或舉家併日而食而北堂之奉未
嘗少缺給事公嘉其孝於諸中獨優禮焉邑侯宋表
其門曰孝思維則嗚呼萬里尋親蒙犯霜露九死一
生終始無二如謙者可謂孝矣故表而出之俾後之
採風者知省覽焉

貞烈鹿令姑傳

邑令關中李松撰

姑姓鹿氏名令姑邑之忙生里人也其父世耀
世本農夫生女令姑能諳大義秉天地之正氣
分山川之精英貞靜幽閒不待學而始至剛方
智慧自其性而已然父母愛若掌珍娣姒欽爲
閨範方其少也淑女爭稱及稍長焉賢媛有譽
藍田種於鄉里赤繩繫乎高郎厥名惟冲爰中
東床之選待年而嫁尚虛西閣之迎既有百年
之盟自是三生有幸詎高郎命促忽埋玉以興

嗟鹿女心驚遂折釵而兆夢貞鸞未駕其何意
於雙飛寡鵠獨悲偏傷心於失偶玉仍在璞寧
知價重連城珠未離淵自可光還合浦扉間粉
字已辨還陰堂上白頭空憐賦衛或云另覓佳
婿人擬乘龍姑曰之死靡他茅可包鹿乃乘二
親之徃弔竟投一縷不自經阿母歸來恨無招
魂之紙伊姑奔至痛乏續命之絲慨學道風微
大節難期於女子而絃歌化邈餘韻猶存夫彼
姝况容顏未於生前安知不訝誰氏之子倘

神魂相逢於地下當必訴云見此良人徒以抱
痛於求凰遂致其心於化蝶成仙無藥誰憐奔
月之娥思婦有花孰覓返魂之客忙生閨畔鵲
啼紅雨於黃昏南旺湖邊鮫泣素珠於滄海貞
魂允矣不朽烈風展也常存余嘉乃芳踪當即
屢申憲案奈格成例未獲一達

宸聰恐其久而就湮因援筆爲之傳旣慰幽魄且
昭來茲詞曰吁嗟之子貞烈有數生未同室死
不異路連理枝深同穴心素香與蕙消影偕梅

度金石志堅牛女星聚名教隄防彛倫黻黼千
載丹心一抔黃土豈彼下泉以永終古

仙釋傳

叙曰仲尼有言知者樂仁者壽壽樂兼全是謂
大仙世人不知此義往往信方士談鬼神迷惑
於青天白日沉溺於魑魅魍魎夫豈奮翅則能
吸露凌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耶不知叩之仲
尼曾許我否然而臆之者夥矣述仙釋

史老者宣德時人修道焦城之牛山一小洞中有一
巨蛇護之其山下平夷可耕處皆種粟於上獲蓄洞
內天雨雪散粟石間以飼群鳥每遇雪雨卽有飛鳥

數百噪其洞門忽一日謂人曰吾某日常為某醫牛
至日竟去不知所之蛇亦無跡後有人見老者於太
和山中旋不見主人以為登仙今山下田猶名曰老
史灣

續論曰昔小子僑焦城父老引予入半山因指
示曰此某洞昔老者學仙處某者老史灣即其
昔種粟飼雪鳥故址也時亦異其事及攷其遺
跡舊志不載何與豈神仙之事儒者勿道抑父
老所傳怪誕不足信故舊志畧耶但其當日未
聞講五化之法慕松喬之術為方士所誣惑則
亦可謂存真衛生逍遙宇宙之中優游天地之
間者矣

少司農杜公傳

歲戊戌余承乏嘉邑甫視事慎封守以固疆域諮
利病與為興除而表宅式閭之事尤亟亟不敢後
焉邑有先達杜公懿德備伐人道之不置口余即
欲詳諸貞珉用詔來茲猥以鹿鹿簿領屢舉屢斃
邇 督糧大人石公以好德同懷趣余畢其夙心

遂撥冗爲之公諱嘉慶字龍徵少負英姿學不事
餽訂而佳王寧民之畧從雞牖蠹編中志而不移
矣庚午登賢書辛未成進士初知虞城而虞治再
宰完邑而完亦治及主起曹而起曹復治公之績
偉哉若公之出處兩無所負而細行可掣也窮有
且評達有輿論余唯取其大者表揚焉比歲不登
遂成大祲公出粟數百斛自冬徂夏以啖饑氓所
全活者可千萬計有以贖鍰逋賦繫圍扉者幾數
十人沿染疫癘勢幾不生公捐金百餘代爲輸納
獲脫狂狴至於繕修城垣補以磚石公爲倡首鄉
力成其差半計所費四千五百餘金畧無恡情容
迄今雉堞雄飛所恃爲金湯者賴公遺也兩仕合
尹美不勝書嗣晉司農鞭筭會計直可地湧金錢
尋勞軍瘼平先是膺斯任者率以私犄致譴公惟
均平公明無遺予亦無濫予行間感投醪之惠無
不人人意得頌者雷聲動地繼主權具門嚴戟通
稅懲其夙蠹自是闕無漏稅稅無苛征糧艘南旋
匿挾私販聯舫闖關大呼飛渡主者弗克究詰循

以成風乃簡聚健壯持佩鋒利戒備環侍公莊臨
之合鴈行進諸艘股栗懾服輸稅而行嗣是過潁
聖者肅然無悍習矣夫濟危義舉人皆惜豆羹而
不肯爲剔弊釐奸人皆苦庸踈而不能爲公弗吝
於貲復優於才以故居鄉而鄉邦賴之在朝而

朝廷倚之若天假以引年竟厥所施其福利里邑澤被
邦國者寧有涯歟公雖尸祝於宦俎豆於鄉而休
行茂烈何可令湮沒也哉余司振俗維風特爲闡
幽表微俾後之人景行止而思步武有所感發云

爾

順治十七年歲在庚子日躔玄枵之次

文林郎知嘉祥縣事蒲坂張柟撰

重修先賢澹臺祠傳

嘉祥縣原春秋時古武城 先賢澹臺子家居茲

地歷代以來崇祀鄉賢乃建祠於 大成殿之東

啟聖殿之西傳世日久子孫無存其祠因荒蕪不

治有本邑故戶部雲南司員外龍徵老先生杜君

諱嘉慶長公子貞恒號聖斯者素尚義舉重修是

祠一時盛事表表在人耳目間今蒙 本縣正堂
陳老父師涖任茲邑諸廢舉舉所首重者尤在

先聖宮牆 先賢祠宇訪問之下備悉前事不禁

樂爲表章遂具詳申交州府濟寧州嘉祥縣爲鑑
重 先賢申討奉祀以光大典以勵風化事竊照

嘉祥古武城係 先賢澹臺子故里舊特祀鄉賢

歷代大典但世遠人湮奉祀乏人致令祠宇傾圮

順治五年有本縣府學生員杜貞恒重整修復載
在縣志實跡可據卑職涖任茲土修舉廢墜訪求

古人遺址見 澹臺子專祀無人心甚憫惻及攷

縣志得杜貞恒重修事以爲 先賢澹臺子雖後

嗣淪沒而祀禮不可或闕貞恒慷慨尚義功深可

嘉請令其子天申歲時禮祀嗣後 澹臺子祠宇

廢墜俱令天申修葺務使香火不絕而 先賢之

餘韻同廟貌以俱存未必無裨於風教也合請

憲示俯念有功 先賢准給衣頂專奉祀事卑職

未敢擅便合具申詳爲此今將前由並里鄰并結

理合開報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蒙 提督山

東通省學政按察司僉事王 於康熙四年三月

初十日批既經該縣詳請姑准杜天申奉祀

澹臺先賢祠香火繳憲牌到縣於四月廿一日蒙

陳老父師特賜花紅鼓吹旗礮親行送學禮畢遂

謁 澹臺祠祀生天申雖年在幼沖禮儀無愆亦

足見不愧此任繼於五月初十日漆木龕金神位

羊豕禮成鼓吹引拜一時廟貌頓整壇宇重新贊

相雍雍告祝肅肅觀視者咸爲 先賢愉快斯真

陳老父師纔重 先賢至意誠樸作人之美政也

可以慰 先賢澹臺子在上之靈茲聖斯杜父子

之勤勞無孤負矣可不謂美乎嗣於康熙五年二

月廿六日杜子又以 澹臺祠缺少圍垣非所以

壯觀乃募匠鳩工取甄石墜瓦之具平其凸凹度

其廣狹竝 啟聖殿 言子祠而匝之大興築作

越三月牆垣榻寮種種告成 陳老父師聞之曰

杜生此舉豈獨 澹臺子祠肅觀瞻而 啟聖殿

言子祠且以之壯形勝矣爲之欣然然恐後日修

葺不繼遂據闔學李根深等鄉耆劉洪舉等公呈

公狀爲恩復舊規豁免雜役事詳准優其戶五十
有二以供天申世爲修葺 澹臺先賢祠之費聖
斯狷介雖士民公舉雜役豁免以供祀事而祀事
之費則命天申爲之未嘗煩優戶者一毫物力若
聖斯者可以風矣茲叙也非爲聖斯記也振俗維
風全賴賢父師 陳老父師表章前喆興起後學
因爲之叙以志不朽且以俟後之賢父師崇重學
效如今之 陳老父師者

嘉祥縣儒學廩生林球撰

陳公名懋芳號瞻石福建惠安人戊戌

出

康熙七年歲次戊申三月廿七日鄒縣儒學訓導

暑嘉祥儒學訓導濟南府海豐縣谷應響書

圖



